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义务教育学校 布局统筹的问题与对策

赵 丹, 陈遇春, 王 兵

[摘 要]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 义务教育“城挤—乡弱”两级分化的办学问题日益突出, “城乡一体化”成为新时期我国义务教育发展的迫切诉求。为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 如何更加合理地统筹义务教育学校布局是重要前提。现实中, 义务教育学校布局统筹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仍存在诸多问题: 很多地方政府对“公平与效率”目标的理解仍存在简单化倾向, 学校布局与县域行政区划缺少统筹规划和科学设计, 偏远儿童上学远、上学难问题仍然存在, 各类学校发展的不均衡问题比较突出。由此, 各级政府应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教育发展观, 确保学校布局统筹过程中优质资源覆盖每一位适龄儿童; 将学校布局与县域行政区划统筹考虑; 引入 GIS 技术, 完善学校布局统筹的技术程序; 采取差异化措施满足特殊群体的教育需求; 创新多元路径促进各类学校优质均衡发展。

[关键词] 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 学校布局统筹; 问题与对策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 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 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有质量的教育。”《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40号)》也提出: “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 合理规划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建设, 大力提高乡村教育质量, 着力解决‘乡村弱’和‘城镇挤’问题,

[收稿日期] 2018—05—2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西北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with 教育资源共享模式的构建”(71203180);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小规模学校教育质量评估及提升机制研究”(2017P010); 陕西省社科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陕西省县域义务教育质量均衡评估与提升机制研究——空间公正理论视角”(2018Z084)。

[作者简介] 赵丹,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电子邮箱地址: zhaodan821225@163.com; 陈遇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务处, 电子邮箱地址: 9638183@qq.com; 王兵,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电子邮箱地址: 46395686@qq.com。

为到2020年教育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可见,合理统筹义务教育学校布局是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本保障。

义务教育学校布局统筹是指对区域内(主要是县域内)中小学进行科学规划、合理撤并的过程。具体来讲,就是撤销部分规模小、教育质量低的农村薄弱学校,将其与规模较大的学校进行合并,从而形成规模效益,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动态过程。那么,在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和优质均衡发展背景下,我国义务教育学校布局统筹取得了哪些成效?新一阶段的学校布局统筹还存在哪些问题?应从哪些方面进一步完善学校布局统筹?基于上述问题,课题组于2015—2017年对陕西、甘肃、宁夏、河南、四川、云南六省(区)的13个县、153所中小学(含教学点)的13281名学生及家长、1723位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同时,我们还深入到农户、学校、社区中,对16名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82名校长、112名教师、65名家长或监护人、152名学生进行了结构性访谈,获得了大量一手材料。^①基于数据分析,我们试图对新时期县域内义务教育学校布局统筹的成效和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一、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布局统筹的背景

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1]21号)》提出:“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自此,“村村办学”格局逐渐被“集中办学”模式所取代。2001—2012年,全国义务教育学校数量从55.79万所减少至28.2万所,年均减少6.0%;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数量从45.72万所减少到17.44万所,年均减少率达8.4%;农村教学点数量从110419个减少到62544个,年均减少率为5.1%。^②可见,这一时期全国范围内学校布局调整力度非常大,也确实对均衡教育资源配置、提高效益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同时也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特别是偏远儿童上学远、上学难、学生上学成本增加、寄宿儿童学校适应性降低等问题凸显。

针对前期负面影响,《国务院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国办发[2012]48号)》中特别强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要处理好提高

^① 文中未注明出处的数据均来自课题组调研的一手数据。

^② 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1—2015)相关数据整理所得。

教育质量和方便学生就近上学的关系,努力满足农村适龄儿童少年就近接受良好义务教育需求。”此后,很多地方政府更加重视“公平”目标,采取“完善规划、谨慎撤并、适当保留、恢复村小和教学点”等措施优化学校布局。据统计,2012—2015年,全国义务教育学校数量从28.2万所减少到24.29万所,年均减少率为4.8%;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数量从17.44万所减少到13.54万所,年均减少率为8.1%;农村教学点数量从62544个增加到81818个,年均增长率为9.4%。^①可以说,2012年是学校布局统筹的一个转折点,这一时期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学校年均减少率均有所降低,而且农村教学点的数量增长很快。义务教育学校布局逐步改变了以往的“大范围撤并”和一味追求“集中式办学”,部分地区开始转向“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布局模式。

二、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布局统筹的成效

(一)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县域农村学校的整体办学质量

从县域学校的整体发展来看,布局调整后大多数学校的办学条件和教育质量得到提高。2001—2015年间,我国义务教育学校数量从55.79万所减少到24.29万所,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数量从45.72万所减少到13.54所,^②这期间撤并的均为规模较小、办学条件较差的村小和教学点。合并后的县镇大规模学校,集中了更优质的教育资源,配备了更宽敞的教室和操场、更完备的教学仪器和实验设施、更优秀的教师等等,进而促进教育质量提升。如河南省Y县通过学校布局调整,整合优质教育资源,促使全县初中六科合格率、优良率分别提高13.5%、10.8%,小学合格率和优良率分别提高22.3%、18.6%,高考成绩逐年攀升。问卷数据也发现,有89.31%的县级教育行政人员和85.52%的教师群体认为学校布局调整提升了县域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同时,多数县教育行政人员指出:“布局调整的最大贡献在于提高了县域农村学校的整体办学质量。调整之前,整个县内的办学水平和质量参差不齐,两极分化严重,整体教育质量很差。但是调整后,撤销了部分规模太小、办学质量较差的学校,学校数量减少了,管理也比以前更加方便,对提高县域整体教学质量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乡镇学校和县城学校的教育均衡发展程度得到提高

根据学校所处的行政区域,县(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主要有三类:县城

^{①②} 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1—2015)相关数据整理所得。

学校、乡镇学校和村级小学(教学点)。在布局调整之前,由于村村办小学、乡乡办初中的布局模式,县域内绝大多数学校的办学条件都比较落后,是一种低水平的均衡。在布局调整之后,一些重复布局、办学水平较差的村级小学被并入乡镇学校,促使乡镇学校办学规模扩大、办学条件大幅改善,与县城中心学校的差距逐步缩小。如陕西省F县在学校布局调整过程中,累计投入资金4000多万元,新建、维修校舍2.4万余平方米,新增教学仪器和实验器柜1.9万件(个)、图书2万余册;配备光盘播放点设备和卫星收视点设备163套、实现全县远程教育设备100%覆盖,其中改善学校绝大多数是合并后的县镇中心学校。同时,调研中有91.36%的县级教育行政人员和85.29%的教师群体认为,学校布局调整促进了乡镇学校与县城学校的办学均衡水平。很多县级教育行政人员和乡镇小学校长提出:“虽然当下还未能赶得上县城学校的办学水平和质量,但与调整前相比,乡镇学校与县城学校的差距正在缩小。”

三、义务教育学校布局统筹的现存问题

(一)地方政府对“公平、质量、效率”目标的理解仍存在简单化倾向

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认为通过学校布局调整,将教育资源集中到县镇大规模学校,就能够促进教育公平、提升质量和资源利用效率。这种观念背后存在一个误区,即仅仅是通过集中教育资源来促进教育公平和提升质量,只能保证大多数的适龄儿童享受到较优质的教育资源,但对于偏远地区的弱势儿童群体,却是一种“主动的、人为的”忽视。在我国偏远乡村,贫困儿童、低龄儿童、女童、留守儿童等群体对就近入学有着强烈需求。如调查样本中,村小和教学点的贫困儿童比例平均为67%、留守儿童比例平均为52%,且绝大多数学校属于1—3年级或1—4年级的初小。可以说,这类儿童是乡村社区内部“走不了的群体”,是农村教育底部攻坚的重点群体。但现实中,很多地方政府却只把目光聚焦在“绝大多数”,恰恰忽略这部分少数群体的利益,这种教育价值取向直接导致学校布局长期以“资源集中”模式为主。

(二)学校布局与县域行政区划缺少统筹规划

学校是公共服务的重要载体,其布局须与县域行政区划相对应,才能为当地儿童提供教育基本公共服务。但现实中很多地方政府往往忽略学校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功能,导致学校布局规划与行政区划的不匹配问题十分突出,即少数中心小学集中在中心城区,而其他村小和教学点分散布局在农村地区,

平均一个学校服务多个行政村或自然村；村庄与学校之间的联结趋于断裂，也失去了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如陕西省 Z 县 2016 年将 376 个行政村撤并为 264 个，同期，全县共有 27 所初中、136 所小学，其中初中校均服务村庄为 10 个，小学校均服务村庄为 2 个，有 30% 以上的小学服务村庄范围超过 5 个，骆峪、楼观台九年制学校服务村庄数量超过 10 个。特别是楼观台九年制寄宿学校于 2009 年建成后，该县黑河流域的所有山区乡镇村落，没有一所学校和一个教学点。调研其他各县也呈现出义务教育学校服务村庄数量较大，特别是农村小学服务村庄范围甚至超过中心学校的特征。

(三) 学校布局规划缺乏科学设计

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在学校布局统筹中往往凭借日常经验进行简单决策，而不是将各类因素进行加权综合分析，更没有采用 GIS 技术进行规划模拟进行最优方案选择。调查发现，地方政府撤并学校的原因多是“教育资源不足、乡村学校缺乏规模效益”等短期教育发展困境，而在具体规划中缺少科学依据，仅凭经验提出学校的服务人口、乡镇学校设置数量，对于初小和教学点的保留更是缺乏明确的方案设计。这直接导致学校布局调整的负面影响出现之后，新的学校布局已然形成，决策失误与政策失败往往形成恶性循环。如陕西省 N 县在《2011—2015 年学校布局调整规划》里提出，调整的依据主要包括“县镇学校校点不足、资源短缺，而乡村学校学生人数逐年减少，质量低下、规模偏小、教育资源利用不足”。因此，该县的学校布局规划为：“城区每 4 万人口设置一所不少于 900 人的初中、每 2 万人口设置一所不少于 800 人的小学。初中覆盖人口为 1.5 万人左右，办学规模达到 600 人以上。农村小学逐步向镇和中心行政村集中，原则上一个镇设 1 所中心小学和 1—3 所完全小学，中心小学办学规模不低于 200 人，完全小学办学规模不低于 100 人。交通不便山区行政村保留必要的初小或教学点。”这种简单的决策方案直接导致布局调整之后学校服务范围大幅减少：从空间数据分析来看，在该县 2015 年学校布局调整之前，所有农村小学能够服务全县 95% 的村庄，而布局调整之后所有农村小学仅能服务全县 63% 的村庄（每所学校缓冲区以 3 千米为限值）（见图 1 和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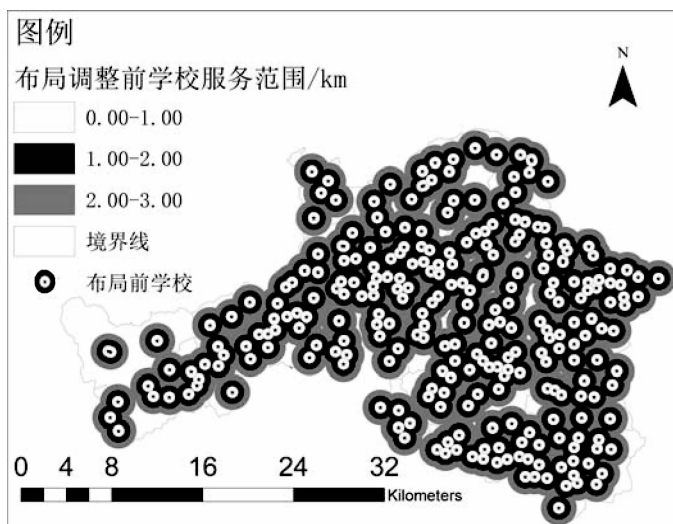


图1 陕西省N县农村小学服务范围缓冲分析(布局调整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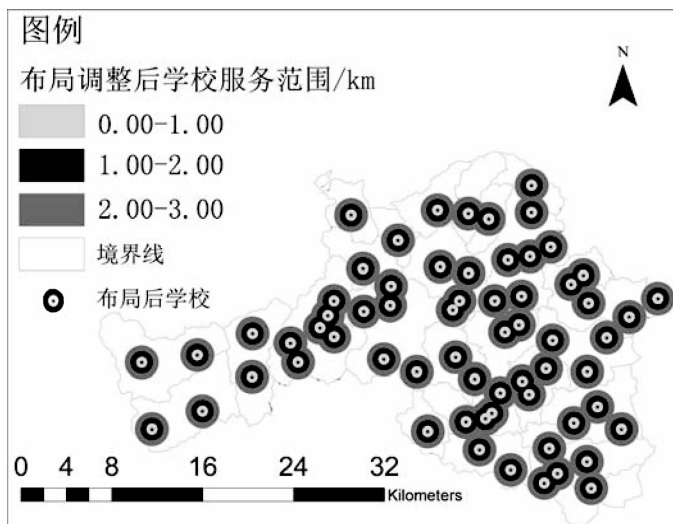


图2 陕西省N县农村小学服务范围缓冲分析(布局调整之后)

(四)学校布局调整过程中的负面影响未完全消除

偏远乡村的贫困儿童、留守儿童、低龄儿童的上学远、上学难问题仍然存在。调研发现,中西部六省(区)农村学生平均上学距离为6.8公里,最远达到100多公里。这些学生大多是跨区进入县镇中心学校或九年一贯制学校就读,贫困学生比例较高,每学期的交通费、生活费、部分学生租房费用最高达3000元;寄宿学生,特别是1—3年级低龄儿童难以适应新学校环境,

直接影响学业质量。如甘肃省 K 县 Y 镇中心小学一名一年级学生,每周日上学时不愿意进教室,必须要爷爷或爸爸陪伴才愿意进教室;甘肃省 K 县 M 村一名二年级女孩是一名留守儿童,每天上学需要走山路 1 个多小时,没有家长送也没有同村伙伴,随时面临辍学风险。陕西省 Z 县厚畛子镇老县城村,当年村里孩子的爷爷步行半个小时在村小上学,父亲步行 4 小时在镇小学上学,如今孙子要乘摩托车 4 个小时到百公里外的县城上小学。这是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真实写照,虽说教学条件越来越好,但上学之路变得越来越远。

空间数据分析结果也明确地印证了这一点。如陕西省 N 县共有 3091 个自然村(含居民点),在学校布局调整之前,距离小学(下同)学校小于 2 公里、2.1—5 公里和大于 5 公里的自然村分别为 2371、718 和 2 个,占村庄总数的比例分别为 76.68%、23.31%和 0.01%;而在布局调整之后,全县距离学校小于 2 公里、2.1—5 公里和大于 5 公里的自然村分别为 843、2008 和 240 个,占村庄总数的比例分别为 27.27%、64.96%和 7.77%(见图 3、图 4)。可见,布局调整之后,N 县全县距离学校 2 公里之内的村庄数量急剧减少,由 2371 个减少到 843 个,而距离学校 2.1—5 公里和大于 5 公里的村庄急剧增多,分别由 718 个、2 个增加到 2008 个和 240 个,增加比例分别为 41.65%和 7.76%。这表明,N 县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工作确实导致大量村庄与学校距离变远,生活在偏远村落的儿童不得不面临“越走越远的上学路”,承受这个年龄段本不该承受的求学艰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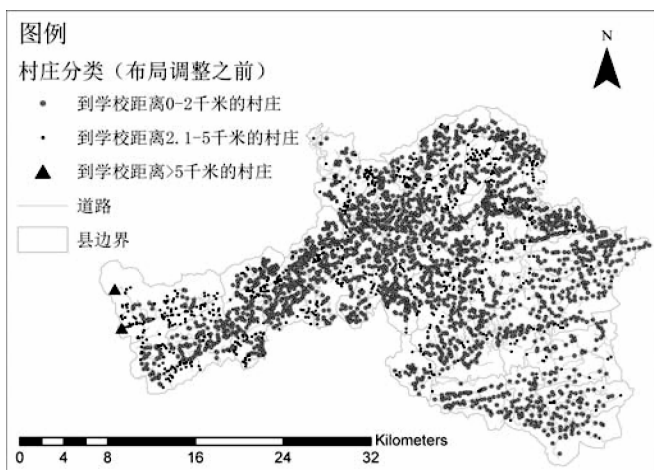


图3 布局调整前 N 县村庄分类(到学校距离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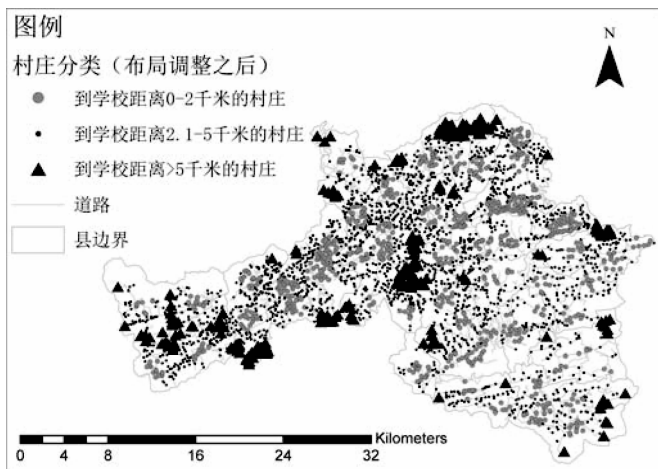


图4 布局调整后N县村庄分类(到学校距离差异)

(五) 各类学校发展的不均衡问题比较突出

县城大规模学校、乡镇学校、乡村小规模学校形成等级差距。首先，县城学校规模普遍较大，在办学条件、师资水平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其次，乡镇中心学校规模处于中间水平，办学资源逐渐改善，但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的乡镇学校正在逐渐萎缩，会成为未来的小规模学校。再次，乡村学校、初小和教学点处于最为劣势的状态，特别是贫困山区小规模学校由于学校环境、工作条件艰苦，常年招聘不到年轻教师，导致农村家长不得不舍近求远，将孩子转学到县镇学校，使小规模学校发展陷入恶性循环。如陕西省S区的7个县区均为国家级贫困县，大多数县区发展义务教育的资金缺口都在5亿元以上。2017年全市20人及以下的教学点占教学点总数的68%，这些学校校点分散、学生少，办学经费短缺，很多学校近几年才逐渐实现了路面硬化，但教育设施，如电脑设备、多媒体设备、体育器材、音乐器材等几乎没有，特别是教师短缺问题导致实验课、校本课程、素质教育难以开展。

四、城乡基础教育学校布局统筹规划的建议

(一) 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义务教育发展观，优化学校布局调整模式

城乡教育一体化是在教育公平的核心价值取向下，打破城乡二元僵局，建设城乡教育共同体，在保持与发挥城乡区域特色与优势的基础上，促进城

乡教育互动联结、相互帮扶、相互作用、消解差距,逐步实现城乡教育公平、协调发展的动态过程。^①作为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的重要前提,学校布局统筹必须理顺各类目标的关系,以“均衡发展和提升质量”为首要和核心目的,通过“适度设置学校规模”、“合理布点学校”、“均衡配置资源”,促进义务教育一体化的发展。县级政府应充分考虑贫困地区和地理环境的复杂性,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模式优化学校布局。值得关注的是,分散布局模式将成为农村地区学校布局常态。据预测,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0%以上,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20—30%(杨海燕和高书国,2011)。他们将长期、稳定地居住在幅员辽阔的广大农村地区,小规模学校将成为乡村学校的常态。因此,小规模学校长期存在及分散布局将成为未来学校布局规划的重点问题。

(二)将学校布局与县域行政区划统筹考虑

我国县域内的农村聚落类型主要包括:县级镇、中心镇、中心村和自然村(沈茂英,2006:50)。农村学校作为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其布局与各级行政区划是统一的系统。县级中心学校、乡镇中心学校、村完小和村小/教学点应与上述四级行政区划相对应,构成县域内教育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载体。值得关注的是,教学点的布局应与最低级行政单位——自然村和耕作点相对应,应将教学点作为自然村落内的公共设施来统筹规划。地方政府应严谨、慎重考虑自然村落是否有必要设置小学来满足村内居民的教育需求。如美国纽约州,当地政府将“学校”作为社区的未來组织中心,以学校作为行政区域的重要中心来划定行政区划范围(德芒戎,2007:189)。

(三)引入GIS技术,完善学校布局规划的技术程序

学校布局统筹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受到社会、文化、政治、经济、人口、交通、地理以及社区支持度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因此,首先,应用GIS地理信息系统做好前期规划设计,要通过考察区域内人口分布、自然环境、学校服务范围、资源承载力、学生上学距离等多个因素进行规划,防止布局调整后出现学生上学远上学难的现象。^②其次,协调利益主体的关系。应组织县乡级教育行政人员、学校行政人员、教职工、学生、家长以及村民召开

^① 范先佐:《布局调整与城乡教育一体化》,载于《教育促进农村转型:2017年农村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7年2月6日。

^② Hite, S. J., 2008, “School Mapping and GIS in Educational Micro-Planni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Planning, working document.

听证会,告知学校合并的详细计划以及政策影响,充分听取各方群体意见,确定学校布局合理规划。再次,应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估指标体系,宏观指标应包括学龄人口变化、地理环境及交通情况、教育条件保障能力等;微观指标应包括各学校办学成本、学业成绩、课堂保持率、学校适应性、学生家庭经济负担等。对每一指标设定分值和具体要求,以此监测布局调整后各学校布局合理性。

(四)采取差异化措施满足特殊群体的教育需求

第一,控制学生上学距离,为偏远儿童保留乡村教学点。根据学生、家长调查数据,我们计算出小学阶段学生的上学距离范围为:山区走读小学、寄宿小学、丘陵平原小学的学生上学适宜距离分别为1.5公里、3—6公里、2—2.5公里,农村教学点学生上学最远应不超过3公里。以此为依据,各地应根据当地实际、征求学生家长的意见,制定出当地低年级小学生上学的适宜距离标准。同时,各县级政府必须保留必要的乡村教学点并加强其建设,可以通过改变学校招生方式(由一年一次改为两年一次招生)、应用复式教学、混龄教学方式、在游牧地区建立移动学校或广播学校等多种策略促进教学点的发展(法雷利,2011:66)。如地处巴山深处的陕西省B县三元镇红鱼教学点有近百年历史,最多时学生有320多名,2017年仅有81名小学生和15名学前班幼儿。为避免孩子因为路途遥远而失学,当地保留了该教学点,并调配了师资。该县还因地制宜保留了27所“一师一校”及多所少于百名学生的教学点,并加大各教学点的硬件投入,同时安排253名中小学教师轮岗交流,有效保证全县学龄儿童百分之百的入学率。

第二,为寄宿儿童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情感关怀。首先,各地应努力改善寄宿制学校住宿条件,确保寄宿生每人一个床位,配备视频制作、加热设备、淋浴设施等;增加艺术、科技、体育等活动设施,加强安全管理,确保寄宿生生命财产安全。其次,合理配置教师资源,特别是生活指导教师,并针对性地提供面向学生课后管理、情感支持方面的教师培训。再次,应根据寄宿学生需求调整教学及课余时间安排、强化家校合作。可以尝试保育寄宿学校模式、引进驻校社工服务机制等方式,改善寄宿制学校办学质量。最后,针对部分学生上学远的实际困难,应采取“政府统筹、财政补贴、纳入预算”的方法,保障“校车运营”;县乡级政府对辖区车辆和需要乘车的学生数量进行摸底,教育、交警等部门对车辆及其驾驶人员进行资格审查通过后,批准校车运行;教育部门应出台安全管理措施,将校车纳入校车安全管理制度,通过规范化管理,保障学生安全上下学。

第三,发挥学校教育精准扶贫功能,满足贫困儿童义务教育需求。贫困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而智力贫困是贫困产生的深刻根源。在广大偏远乡村,农村贫困人口迫切需要通过接受高质量的教育打破智力贫困的代际传递。那么,在学校布局规划过程中,各级政府应特别重视依托于“乡村学校建设”的教育精准扶贫模式构建,让贫困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越是偏远贫困地区,越是需要保留必要的小规模学校或教学点,并通过增加贫困生资助、改善营养餐配给、营造优质寄宿环境、加强心理关爱等措施“改善贫困儿童生存状态”。在此基础上,通过增加财政投入、改善办学条件、优化师资队伍、开发优质课程、变革教学方法等措施提高教育质量,进而“改善贫困学生的学业表现”,使其真正在学校教育中受益。

(五)采取多元路径促进县域内各类学校优质均衡发展

第一,消解城镇学校大班额,保障大规模学校质量持续提升。对于合并后的大规模学校来说,应根据学校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情况,判定学校实际承载能力,以此为依据制定班级/学校规模标准,特别要严格限定班级规模不能超过国家规定的50人警戒线。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适当调控、缩小班级规模,以寻求教育质量提升。同时,配置充足的学科教师和生活指导教师,督促教师关注孩子的学习过程和心理状况,通过组织社团活动、第二课堂等方式改进同伴关系,提升学生学校适应能力,促进其学业发展。

第二,从资源输入、内生式发展等多方面提高小规模学校(教学点)质量。资源输入方面,首先,应严格按照国家标准给予小规模学校经费支持、推进标准化学校建设工作,特别是对于少于100人的学校按照100人拨付公用经费,并根据办学需要,将其经费细化为基础模块和机动模块,强化中央和省级统筹、明确各级政府投资责任,保障学校经费需求。其次,应尽快建立班师比、科师比、教师工作量等基准的小规模学校教师编制标准,增加其教师编制;改革教师招聘制度,如采用定向培养、全科教师培养等方式为小规模学校提供充足师资;完善激励机制,通过改革职称评审制度、加大偏远地区教师工作津补贴力度、改善社会保障条件等措施留住更多优秀教师;为小规模学校教师提供有针对性的培训,如复式教学方法应用、小班教学模式、互联网+课程开发等,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内生发展方面,应充分挖掘小规模学校自身优势,促进其内生发展。首先,根据小规模学校发展背景的同质性,可以在有条件的地区试点小规模学

校“联合体”办学模式,即在邻近区域,将若干所小规模学校组成联合体,促使其在学校管理、教师交流、教学改革、课程设置、经费使用、设施轮换使用、学生活动等多方面形成“合作共进”,进而提升质量。其次,促进学校与乡村社区良性互动,一方面,学校可以将乡村社区的特色元素融入教学内容和校本课程、聘请当地年长、有文化的居民和教师一起讲授相关课程、邀请家长、村委会、村民等参与学校管理决策的制定等;同时,赋予小规模学校多元功能,可以在学校中附设幼儿园、职业培训中心、图书馆、文化中心等成为乡村社区教育中心,助力乡村振兴。再次,根据学校、班级规模小的特征,应用互联网+教学、混合式教学、项目式学习等多元教学模式,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提升教学效果。

第三,构建区域内“强校带弱校”的教育资源共享机制,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首先,应充分利用教育资源共享的优势,改善薄弱学校教育质量,特别是教师质量。可以由县镇中心校协调管理,选派优秀教师在不同学校跨校或帮扶教学。如陕西省N县近年来实施县镇优秀教师到村小帮扶政策,县城南街小学选派4名老师每周到偏远教学点巴山小学讲授示范课、培训课等;燕子砭镇选派中学、中心小学教师到村小支教一年,并给予这些教师1000—2000元的补贴以及评优考核方面的优先权;同时,针对村小音体美教师匮乏问题,多数乡镇采取教师走教方式,缓解师资压力。其次,在交通条件允许的乡镇,尝试学生定时走读。村小或教学点的学生平时在本校上课,而在师资力量较为薄弱的科目上,则按统一课表到中心学校或教育资源较好的学校上课,保证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

[参考文献]

[法]德芒戎,2007:《人文地理学问题》,葛以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加]法雷利,2011:《教育大百科全书/教育政策与规划》,刘复兴译审,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沈茂英,2006:《山区聚落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成都:巴蜀书社。

杨海燕、高书国,2017:《农村教育的价值、特征与发展模式》,《教育研究》第6期。

Problems and Strategies of overall Planning of School Mapp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gration of Rural and Urban Education

ZHAO Dan, CHEN Yu-chun, WANG b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fast progress of urbanization, “City crowded VS rural weak” has been top of concern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Integration of rural and urban education has raised a pressing reality.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goal, the rational planing of school mapping is the crucial premise. In reality, school mapping restructure has indeed made much progress, however, there still existed some problems worthy concerned: the understanding of targets of school mapping planning of many local government was too simple to fit the “quality and equity”; the planning of school mapping lacked integrated consideration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nd scientific designing; the remote children have still faced longer distance traveling to school; the gap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schools has still been existed. Thus, the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should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 and ensure the educational resources of high quality to be shared by all children; improve the technical procedure of school mapping planning; adopt differential strategies to satisfy the needs of special children; Innovate multi—paths to make schools improvement.

Key words: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 overall planning of school mapping; problems and strategies

(责任编辑: 孟大虎 责任校对: 孟大虎 孙志军)